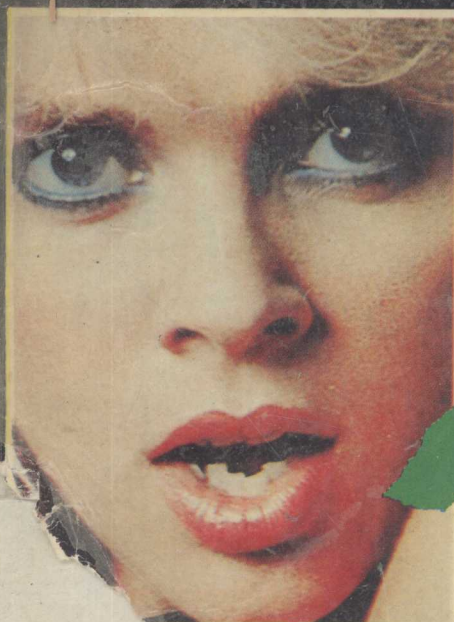


The Female Eunuch The Female Eunuch

被阉割的 女性

(英) 格丽梅勒·格丽尔



he tricky
ation mean
e of sperm
ould copul
yone. The
a dutifully
qual amount
clitoris (us
r lingual
na, pe
the

represent
ment: no
for it is a
not enshr
ement of t
ent of se

orgasm, observed by men with wond
clitoris, which does not respond particu
stimulus, but in a general sensual res
le response in the clitoris we imp
nitiation of sex which has stunted t



被阉割的女性

(英) 格丽梅勒·格丽尔

杨正润 江宁康 译

章兼言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Paladin Books, London, 1970年

被阉割的女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5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4-00511-5

G·138

定价：4.20元

责任编辑：余江涛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概 述	1
肉 体: 性别	16
骨骼	21
线条	24
毛发	28
性	30
不洁的子宫	40
灵 魂: 传统形象	48
生命活力	57
婴儿	64
少女	73
青春期	80
心理缺陷	87
原料	98
女性的力量	104
职业	120
爱 情: 理想	142
利他主义	155

利己主义	159
爱的痴迷	169
浪漫传奇	179
男性幻觉的偶像	201
中产阶级的恋爱和婚姻神话	211
家庭	233
安全	254
仇 恨： 诅咒和厌恶	264
辱骂	281
悲伤	295
怨恨	308
反抗	317
革 命	339
译者后记 女权主义与《被阉割的女性》	356

概述

这个世界已失去了灵魂，我的性欲也荡然无存。

——托 勒

这本书可算是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老一辈的妇女参政者们曾忍辱负重，长年努力，终于使妇女们接受了过去所不愿承担的职业，享受到过去不曾有的国会自由，还进入了学术界一显身手，这里本来只是众多待字闺中的少女们猎取名位的市场。这些妇女参政者们在今日的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正以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形式在复兴。“六原则小组”的领导人H. 汉金斯·哈利兰夫人十分欢迎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尤其赞赏她们在性问题上的坦诚布公。她对爱尔玛·科兹说，“她们虽然年轻，毫无政治经验，但她们精力充沛，而我们这一些组织成员都已经太老了。”两代人以前的一些激进的女士们在采取了一些激烈的直接行动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并接纳了一些小的组织，但是她们生命活力的精髓在战后的退潮中受到了冲刷。20年代的不景气使妇女的花饰、束胸和温柔气质再度复苏，50年代的

性泛滥，又使它们落入低谷，当然同时也使它们更引起人们的尊敬。

新的关注点同以前的是大相径庭的。过去，中产阶级的文雅淑女们吁请社会进行改良，现在，不拘礼节的中产阶级妇女们却在号召革命。对她们大多数人说来，要想妇女解放就先得进行革命。“新左翼”的成员是大多数运动的中坚力量，她们认为，妇女解放最终有待于无阶级社会的到来和国家的逐渐消亡。这就引起了一些尖锐的分歧，妇女参政者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和参政的强烈愿望已经大为衰退。过去，这些女士们急于指出，她们既没有瓦解社会的企图也不想动摇上帝的信仰。她们的行动虽然已威胁着婚姻、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但是她们也力图减轻保守势力的恐惧，这样做有悖于妇女解放事业，等于为解放的失败准备了退路。5年以前人们似乎已经看清了这种失败：国会里妇女的席位已减至寥寥无几，就职妇女的人数也只能稳定在一个低水准上，女性就业门路大多是些低工资的行业，妇女只能做些卑微的、辅助性的工作。鸟笼虽已打开，金丝雀却不愿飞出去。结论只能是这样：笼门根本不应打开，金丝雀天生就应被囚禁的，要求它们有所变化只会使之惶惑和悲伤。

许多女权主义组织今日依然存在，它们遵照妇女参政者们的改良意图行事。贝蒂·弗里丹的“全国妇女组织”在国会的一些委员会中有着代表，尤其在那些特别与妇女有关的委员会里更是如此。女政治家们仍然代表着妇女的权益，不过这种权益大多是基于妇女的依赖性之上的，例如保护妇女不被随意的离婚所遗弃，等等。哈利兰夫人的“六原则小组”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组织。形势的新变化在于，这些组织成

了众所瞩目的中心。新闻媒介每星期甚至每天都要报道妇女解放的内容，每一个人似乎都突然对妇女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不一定都赞成现存的妇女运动，但却关心这些问题的发展。大学校园中的年轻女性被视为这场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甚至有一天被剥削的劳动妇女将起来要求政府赎罪，这也是不足为奇的。真正令人吃惊的是，那些似乎无所抱怨的妇女们也开始发起了牢骚。当我向那些仪表端庄、沉默寡言的村镇妇女们演讲时，我惊讶地发现，她们不仅由衷地欢迎大部分激进的主张，而且还提出了很多有力的批评和尖锐的意见。即使当年的妇女参政者们也不能获得这种来自基层的支持，新的女权主义正在一天天获得进展。

我们只能揣测这种新动向的起因。也许是性的宣传已经太滥；也许妇女们从未真正相信过那些心理学家、宗教领袖、妇女杂志以及男人们对女性的武断解释；也许因为已经发生的改革最终驱使妇女站到另一种立场上来看待整个形势，使她们开始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如何；也许是因为妇女们不再会被违心的生育和繁重家务的罗网所羁绊，她们有时间进行思考了；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已病入膏肓，妇女们再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了。由于妇女的不满，与女性为敌的人满腹牢骚地抱怨形势，而妇女正应该赞赏自己的不满，把它当作对生活需求的首要动力。她们已经大声疾呼互相声援了。妇女群起议政的景况势必会令男子们忐忑不安，因为这就意味着被颠倒的地位要“再颠倒”过来。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断言：认为男人们可以一贯地支配妇女而不必考虑她们自己心愿的观念是可

悲的错误，十分肤浅。只有当妇女们能够自己把握一切的时候，这个断言才会过时。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组织起来的妇女解放人士其实只是善于宣传的少数人，在讨论每一个女权问题时都会出现相同的面孔。这些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而实际上这是一场无人领导的运动。她们与过去差不多，离开提出一个革命性纲领的阶段还很远。示威请愿、编写阅读书目、旁听国会等等算不上是解放运动，特别是这些活动会带有家务琐事的痕迹或女人心计。作为教育人们采取行动解放自己的手段，这些行动的效用十分有限。这种解放运动所包含的“解放”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最糟的是这个概念依照男子的条件而确定，妇女却是不自由的，如果要从最好的程度上讲，那么在这个机会很少的世界上就不要去确定这个概念。一方面，不少女权主义者都热衷于平等观念，如“社会、法律、就业、经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平等，与之相对立的是以竞争或需求为借口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不少妇女抱着改善生活条件的理想，但是这又有赖于改善全体人民生活的正确的政策。那些厌恶政治把戏的妇女们对宪政、极权或革命都不抱什么奢望。等待世界革命成功给自己带来解放的家庭主妇们也许会永无指望，而保守的政策对单一男子中心的家庭经济单位这个既定事实毫无触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来为女权运动者指引行动的新方向，当然这不会是那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她所要做的是重新估价自己，而不必去改造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对女性不可改变的那种低能和自然依赖的程度缺乏明确了解的话，那么是不可能讨论任何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这就是本书以“肉体”这一章开首的缘由。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可能成为什么。一些教条主义的科学家把妇女地位说成是法律的不可更改的事实。妇女必须学会探寻有关正常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便克服自身条件的束缚来获取更多的发展可能。于是，我们一开始就要讨论有关人体细胞中性别差异的问题。只有说明了细胞染色体的差异，才能搞清楚许多问题，而这种问题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当然不会是在真空中：我们过去依靠外部观察而对女性所作的臆测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某些偏见的影响。本书在讨论肉体时依据这样的新准则：观察到的每一个事实都可以有其它不同的解释。为了充分说明女性的各方面外在条件，我们将按照人体结构的行为效果来依序进行讨论，从“骨骼”到“线条”，这是推断女性的基本点，然后再到“毛发”，这是长期被作为基本的第二性征来考察的。

女子的性特征一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探讨这个题目的目的在于表明，大多数观察家对女子性特征的认识不是浅见就是曲解，而尤以我们这个时代为甚。人们惯常用一些特定的条件术语来描述女性的身体构造，现在又开始用具体的特点来说明了，这就是说，女子是作为男子的享受和支配对象来被认识的。女性的特征要么被否认要么被曲解为被动的特征。阴道的性欲求从温柔女性形象中被排除出去了，同样，女性其它器官的独立性和生命活力也受到了压抑。人们赞美女性的只是她们被阉割了的一些特征：羞涩、丰腴、慵懒、娇弱和做作等等。“肉体”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探讨了女性的生

殖方式，认为这一方式影响了“不洁的子宫”的全部机制，这种机制导致女子的歇斯底里症，经期抑郁症，感情脆弱以及不宜于在紧张环境中工作等等。

灵与肉富有魅力的特点相结合，这是永恒的女性奥秘之所在，虽然这在今天似乎已成为了“传统形象”了，但这却是凌驾于我们文化之上的女性的主导形象，也是每一位女子衷心向往的事情。假定说，西方消费性文化的女性偶像是人为制造的，那么通过严密考察这一偶像如何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灵魂的塑造过程。这一个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和肉体阉割一样，是对女子“生命活力”的压抑和扭曲。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这一章将从“婴儿”开始讨论，从中可以说明，这个女性偶像越伟大，灵魂的价值就越小。“少女”一节将把少女在学校与男同学的交往经验和她自身的条件结合起来讨论，“青春期”的出现会逐渐消除少女的不稳定心态，使她稳定在成熟女性的水平上。如果情况发生意外，那么心理学家就应该对少女的“心理缺陷”进行诊断和医治。

在性心理问题上的众说纷纭导致人们对女子心理能力的评价也莫衷一是。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50余年来种种不同的实验都遭失败的原因。这些实验企图搞清的是，男女智力上的差异类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构成男女“原料”的问题。这些实验无法证明这样的见解：女子缺少逻辑能力，主观，通常有些傻，在“女性的力量”一节中将列举出一系列带有这类偏见的解释（如O·威涅格的《性与性格》那样），并把对女性缺陷的解释都说成为其优点之所在，这就反驳了威涅格关于道德和知识的观点并赞同了怀特海等人的说法。为了纠正关于女性智力的一些类似的理论观念，“职业”这一节以实例来

说明女性的贡献方式以及如何对此评价的问题。

女人，走近些，听我叙说。把你们的好奇心再次转移到正经事上来吧，好好思考一下你们被社会剥夺的天生优势吧！你们应当了解女人生来就应该是男人的伙伴而结果却沦为奴隶的原因。你们是如何对这种状况心安理得的？长期对男人逆来顺受贬损了你们自己，你们宁愿轻松地堕落也不愿为了自由和名誉苦熬。如果我的描画是让你们自己把握自己，如果你们能冷静地思索一下的话，那么，回到你们那无用的消遣中去吧，“这个世道不可救药，邪恶已经成了习俗。”

——拉克洛：《论妇女教育》，1783年

对女性的阉割体现在男女两极分化上，其中男子主宰了一切，具有征服性的力量，使异性间的接触形成一种施虐—受虐的模式。这意味着对我们“爱情”的种种观念的扭曲。在“爱情”这一章中，我们首先赞扬了对爱的那种“理想”追求，然后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爱的痴迷”等节中对一些主要的对“爱”的曲解作了说明。这类曲解往往以变化多端的神秘假象出现，但主要的可归结为两大类：“浪漫传奇”和“男性幻觉的偶像”。前者使欲望强烈的或悲观失望的女子在某种幻觉中自我陶醉，后者则涉及到对女子有利的一些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地体现在男性文学中。“中产阶级的恋爱和婚姻神话”一节记述了当今社会上对异性恋爱最流行的共同幻想是如何兴起的，接着又讨论了生活的正常形态，按照我们

的理解就是“家庭”。我们时代的核心家庭观念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有人还提出了一些含混的变革方式，但本节和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可行的理想的变革方式。对自由主义感到惊恐的人主要惧怕不安全，因此“爱情”一章的末尾批评了一些人的“安全”虚幻感，安全是福利国家的一座尊神，如今却更加虚无缥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全面战争、全球性污染和人口爆炸的危险。

在许多事件中，爱情一旦被亵渎就往往会发展为某种程度的“仇恨”，极端的例子会表现出“诅咒和厌恶”等过激行为，有时还会伴有虐待狂、苛求症、犯罪和危及妇女人身的暴行等等。但是大多数情况只会限于“辱骂”、嘲弄和随意的羞辱、调笑。除了讨论单一家庭环境中女性受到的歧视外，这一部分还或多或少地研究了公共场合中的事例，在这种场合中，男女双方的责任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对此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能作出含混的解释。女性文学中有不少令人感到痛苦自我表白，“悲伤”这一节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其中提出了许多证据来证实妇女的痛苦。妇女即使按情感主义者、婚姻保证人及社会体制提供的蓝图行事也仍然会遭受痛苦。虽然没有足以与男子攻击女性相比照的女子攻击男性的方式存在，但是，“怨恨”一节里所提供的许多事例表明，两性间痛苦的精神冲突有时好象是一种竞赛，是一种讲究礼仪而掩盖真实矛盾的状态。女性的某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会在无意识中表现出来，她们视男子为竞争的对手，或与之抗争，或对之发起进攻。这一类型的运动势必要牵涉到男子，迫使男人们认可妇女的解放，因为他们总想使性别的差异和依赖性维持不变。

“革命”应该纠正历来的一些错误观念，我们对妇女、爱情、性及社会等问题的臆断一起导致了这些错误。革命也许会引起人们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使之不再仅用于压制，也用于欲望、运动和创造之中。性观念必须从强大与软弱、主宰与服从、异性与中性等等纠葛中解脱出来，性活动应当成为有能力的和温文尔雅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这当然并不排斥异性间的接触。极端温柔的女子必然再次拒绝自己会成为全能管理者之类的自我欺骗，当然这种拒绝与其说是靠攻击男子，不如说是要将自己从满足男子的种种需求的渴望中解放出来。由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免会动摇男性的自恋心理，因此可能会招来男人们的抵制，不过有许多证据表明男人们也在为自己寻找一种更满意的角色。如果妇女在自己解放自己的话，那么，这也意味着她们将必然解放自己的压迫者。男人不妨认为，作为性活动的唯一支配者和妇女儿童的社会保护者，他们已经承担了难以办到的责任，尤其是现在，当他们误入歧途的精力已所剩无几的时候，当男人们认可了妇女进入原为男性所垄断的生活领域里时，他们就已经表明自己愿意与妇女分担责任，即使这种好意没被接受也罢。这也可以解释为，妇女将会帮助男人们共担生活重任，虽然没有立见成效也不必大惊小怪。一旦妇女们能够意识到整个文明只有妇女们全部参与进去才会完善时，她们就会对可能的变化和新发展更有信心了。我们今日经历的精神危机也许只是又一次阵痛。更要指出的是，妇女们应当主动地消除差别，妇女肯定能自食其力，能够有意识地摆脱现存的排他性的从属地位及其它精神上的依附性。这种看法的不少成分也许等于不负责任，但这是涉及到生存与自由的问题，涉及到恢复

生活意志的必要条件等问题，所以这种不负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冒险。大约100多年前，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曾对丈夫海尔茂说过，“你考虑过我的神圣职责了吗？”海尔茂回答，“你的职责就是为丈夫和孩子服务。”娜拉立即进行了反驳：“我还有一种同样神圣的职责，……这就是对我自己负责。……我相信我与你一样，无论如何首先是一个人，……或者说，我要尽力成为一个人……”

我们社会认可并享有充分特权的关系只是那些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约束力的共同关系。最大方和文雅的自然关系已逐渐化解为一种公众认可的，有利于稳定、合法、安全和持久的模式。然而，婚姻决不当象过去一样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妇女的地位不应当只用能否吸引和诱惑男子来衡量。女子一旦明白自己被成千上万条“小人国”的绳索所束缚，在安宁和爱情的假象中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时，她唯一的抉择就是出走，只要她自己没有完全消沉和堕落。妇女的解放既令人担忧又使人兴奋。对走向觉醒的娜拉们来说，新生活既不轻松也不更愉快，但却更有意义、更加高尚。这类劝告也许被认为是鼓励妇女不负责任，但是，如果一个女子走上身不由己的生活道路，遇到许多坎坷却解释为命中注定时，她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者。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容忍不人道的犯罪，把一切事情都推诿于人，这种父权统治的算计才是唯一的不负责任。否认这一点十分错误，它的后果是到处出现动荡不宁，这才是不负责任。我们受到的压力并不是责任问题，而是有关是否犯罪的大事。

革命的妇女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是谁，就是那些医生、精神病专家、保健大夫、牧师、婚姻指导者、警察、地方官

吏和文雅的改良者等等，所有这些权势者和教条主义者整天围着妇女们喋喋不休地提出各种告诫和建议。妇女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朋友和姐妹是谁，争取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只有和这些人在一起才能寻求到合作、同情和爱。目的不能证明手段：如果妇女发现自己的革命方式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约束和隔膜，结果给自己带来痛苦和贬低，那么不论这种目的多么美妙，她也会看清楚这只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和一个虚幻的目的。没有欢乐的斗争是错误的，但斗争的乐趣不是享乐或忘乎所以，而是明确了人生的目的、尊严和作为，使衰退的生命活力重新勃发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妇女永远充满活力。有问题也等于有机会：所犯的错误一旦被认识，错误也就等于纠正了。妇女感到斗争欢乐的方式是过激的：她的所作所为越离经叛道，方式也会越过激。

不过，具体的途径却是难以捉摸的，正如没被阉割的女性的性欲一样不易把握住。我们不论怎样有远见，还是难以认清终极理想的轮廓来。这样也就难以设计一种最终的计划了。要自由地出发去寻找旅行的伴侣，这和从我们现在的地位来预见未来一样地遥远。自由的女性首先要做的是，选择某种抗争方式来充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和创见性。她对男性的压迫认识得越深，对未来的行动方向也越明瞭。在寻求政治觉醒的过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妇女太容易自暴自弃，碌碌于某些欲望或蝇头小利，尽管她们有足够的攻击性。她们会整日盲目奔忙，直到有一天不得不承认丧失了自我。所以，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们应当带领那些缺少理性的妇女沿着有作为的方向前进，训练她们成为中坚力量，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假如出现一场尖锐的斗争，妇女们将会输掉，

因为最优秀的男子也从未赢过；即使抗争的需求已过去，抗争的后果也不会毫无影响的。自由十分脆弱，必须加以保卫。牺牲自由，哪怕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意味着背叛。现在不是告诉妇女们该干什么或想干什么的问题。写作本书的愿望是要帮助妇女们树立起坚定的意志，以便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们对自由的恐惧感是强烈的。我们称自由是混乱或无政府状态，这些用词令人心悚。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权势争斗的真正混乱之中，这是一个缺乏公有意识而又单一的时代，一个没有交流而又拥挤的时代。难以预料的混乱当然可怕，然而我们对现在的混乱却一清二楚。妇女们自发采用的解放方式将会处于一些尖锐的冲突之中，例如存在于矛盾的个人利益和对立的教条之中，这种估计不一定现实，因为她们并不想摧毁一切制度而仅留下自己的一套。不论方式如何相异，她们不必完全妥协，因为她们将是不可征服的。

希望本书具有鼓动性，在社会一切部门引起离经叛道的怒火。循规蹈矩的道德家们将会发现，并严加谴责书中否定家庭神圣，否定母亲崇高及推断女子并非天生应该依附于一个男子等等邪说。保守的政治家们会宣称，家庭主妇们，这些操持生计的主要力量所接受的观念模式正被摧毁，这本书只能引起萧条和度日的艰难。那些提出抑制妇女对稳定经济是必要的说法也与之差不多。如果今日的经济结构在一场崩溃中会发生变革，那么让崩溃快点到来吧！这个国家宣称所有的工人都能按劳取酬，却又使一千九百五十万工人的收入不涨分文，这样的国家是难以为继的。弗洛依德主义者会反对我的主张，他们把对妇女心理的常规解释放在一旁，只